

禮記校勘附記
禮記注疏

卷之五十二
中庸三十一
卷之五十三
中庸三十一

漢書門類			
二五三九	一〇七	一六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五三	一〇七	漢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39
冊數	160 (62
函號	276 29



教部省
文庫印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二

禮記注疏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中庸第三十一

陸曰鄭云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

之德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

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之謂教

天命謂天所命

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本神則亡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傲之是口教。率所律反知音智下知者大知皆同放方往反傲胡教反。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猶道路也出入動

作山之離之惡乎從也。離是於以君子戒慎乎其所力智反下及注同惡音烏。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

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脩正是其不須與離道。睹丁古反恐匡勇反注同音閑下同。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為小人於隱

者動作言語自以為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見聽之者是為顯見甚於眾人之中為之。見賢遍反注顯

字佔勅廉反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也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

由生政教自此出也。樂音洛注同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行之至

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疏天命至育焉。正義曰此節明中庸之

德必脩道而行謂子思欲明中庸先本於道。天命之謂性者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

然而生有賢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老子

云道本無名強名之曰道但人自然感生有剛柔好惡或仁

或義或禮或知或信是天性自然故云謂之性。率性之謂

道率循也道者通物之名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

是之曰道感仁行仁感義行義之屬不失其常合於道理使

得通達是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謂人君在上脩行此

道以教於下是脩道之謂教也。注天命至曰教。正義曰

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是謂性命案易乾象云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是也云木神則仁者皇氏云東方春主施生

仁亦主施生云金神則義者秋為金主嚴殺義亦果敢斷

決也云火神則禮者夏為火主照物而有分別禮亦主分

別云水神則信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

亦不虛詐也云土神則知者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

義者多知亦所含者眾故云土神則知云孝經說曰性者生

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不云命者鄭以通解性命為一故不

復言命但性情之義說者不通亦畧言之賀瑒云性之與情

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案左

傳云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於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矣

唯人獨稟秀氣故禮運云人者五行之秀氣被色而生既有

五常仁義禮智信因五常而有六情則性之與情似金與銀

印鑲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鑲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

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詩序云情動於中是也但感五行在人為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為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為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為九等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者此謂聖人脩行仁義禮知信以為教化道猶道路也道者開通性命猶如道路開通於人人行於道路不可須臾離也若離道則礙難不通猶善道須與離棄則身有患害而生也可離非道也者若荒梗塞澀之處是可離棄以非道路之所由猶如凶惡邪僻之行是可離棄以亦非善道之行故云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者言君子行道先慮其微若微能先慮則必合於道故君子恒常戒於其所不睹之處人雖目不睹之處猶戒慎其惡事睹見而肯犯乎故君子恒常戒慎之。恐懼乎其所不聞者言君子恒常追畏懼於所不聞之處言雖耳所不聞恒懷恐懼之。不睹聞猶須恐懼況睹聞之處恐懼可知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莫無也言凡在衆人之中猶知所畏及至幽隱之處謂人不見便即恣情人皆佔聽察見罪狀甚於衆人之中所以恒須慎懼如此以罪過愆失無見於幽隱之處無顯露於細

微之所也。故君子慎其獨也者以其隱微之處恐其罪惡彰顯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獨居言言雖曰獨居能謹慎守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言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澹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於理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不能寂靜而有喜怒哀樂之情雖復動發皆中節限猶如鹽梅相得性行和諧故云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者言情慾未發是人性初本故曰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者言情慾雖發而能和合道理可通達流行故曰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至也位正也育生長也言人君所能至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也。然亦自以為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為常行是其反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忌憚徒且反忌畏也。憚難也。難乃且反行下孟反。子

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罕也言中庸為道至美顧人罕能

久行。中庸其至矣乎一本作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鮮息淺反下及注同罕胡坦反希也少也

子曰道

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

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罕知其味謂愚者所以不及也

過與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為之中。知音智下文大知也予知注有知皆同音笑下同

子曰道其

不行矣夫

閱無明君教之。夫音扶

疏

節是子思引仲尼之言廣明

中庸之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之道鮮能行之。君子中庸者庸常也君子之人用中以為常故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者小人則不用中為常是反中庸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此覆說君子中庸之事言君子之為中庸容貌為君子心行而時節其中謂喜怒哀不過節也故云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此覆

說小人反中庸之事言小人為中庸形貌為小人而心行無所忌憚故云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將此以為常亦以為中庸故云小人之中庸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前既言君子小人不同此又歎中庸之美人寡能久行其中庸之德至極美乎。民鮮能久矣者。但寡能長久而行鮮罕也言中庸為至美故人罕能久行之。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者此覆說人寡能行中庸之事道之所以不行者言我知其道之不行所由故云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輕於道故過之以遠於道故不及。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者言道之所以不顯明我亦知其由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道之不行為易故知者過之愚者不及是以變知稱賢變愚稱明為難故云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是以變知稱賢變愚稱不肖是賢勝於智不肖勝於愚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者言飲食易也知味難也猶言人莫不行中庸但鮮能久行之言知之者易行之者難所謂愚者不能及中庸也案異義云張華辨鮮師曠別薪符朗為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鵝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子曰道其不行久矣夫者夫子既傷道之不行又哀閔傷之云時無明君其道不復行也。注反中至庸也。正義曰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者言用非中以為常是反中庸故云所行非中庸云亦

自以為中庸也。解經小人之中庸，雖行惡事，亦自謂為中庸。云其容貌君子而及時節，其中也。解經君子而時中，云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為常行者。解經小人，而無忌憚，既無忌憚，則不時節其中庸也。子曰舜其大

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邇近也，近言而善易。

以進人察而行之也。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斯此也。其德如此，乃號為舜舜之言，克也。與音餘，下強與皆同好。呼報反，下同，易以歧反。疏：子曰至舜乎。正義曰：此一經而後至於中庸也。舜其大知也，與者既能包於大道，又能察於近言，即是大知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端謂頭緒，謂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舜能執持愚知兩端用其中道於民，使愚知俱能行之。其斯以為舜乎者，斯此也。以其德化如此，故號之為舜。注舜之言克也。正義曰：案論法云受禪成功曰舜，又云仁義盛明曰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舜為克也。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

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

而不能期月守也。予我也，言凡人自謂有知，人使之入罟，不知辟也。自謂擇中庸而為之，亦

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罟音古，罔之摠名，獲胡化反。尚書傳云：捕獸機檻，陷沒之陷阱，才性反本，或作罟，同。阱穿地陷獸也。說文云：罟，或為罟，阱字也。疏：子曰至守也。正辟音避，注知辟，辟害皆同期音基。疏：義曰：此一經明無知之人，行中庸之事，予我也。世之愚人，皆自謂言我有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者此謂無知之人，設譬也。罟，網也。獲，謂柙也。阱，謂坑也。穿地為坎，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言禽獸被人所驅，納於罟網，獲陷阱之中，而不知避，辟似無知之人為嗜欲所驅，罪禍之中，而不知辟，即下文是也。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者，鄭云：自謂擇中庸而為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也。小人自謂選擇中庸而心行，亦非中庸，假令偶有中庸，亦不能期月守之，如入陷阱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拳音權，又起阮反。徐美權反。

庸徐音應又於
陵反奉芳勇反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

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言中庸難為之難。蹈音悼又徒報反。疏。子曰至能也。正義曰此一節是夫子明顏回

能行中庸言中庸之難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者言顏回選擇中庸而行得一善事則形貌

拳拳然奉持之膺謂曾膺言奉持守於善道弗敢棄失。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也

白刃可蹈也者言白刃雖利尚可履蹈而行之。中庸不可能也言在上諸事雖難猶可為之唯中庸之道不可

能也為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中庸難為之難也。子路問強。強勇者所好也。強其良反下同好呼報反。子曰南方之強與北

方之強與抑而強與也。言三者所以為強者異也。抑辭也而之言女也謂中國也。女音汝下

抑女同。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南方以舒緩為強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校交孝反報也。衽金革死而不

居之。衽猶席也北方以剛猛為強。衽而忍反

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又而鳩反。厭於艷反。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

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

至死不變強哉矯也。此抑女之強也流猶移也塞猶實

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矯強貌塞或為色。矯居表反下同倚依彼反徐其壤反。疏。子路至哉矯

一節。中庸言已有強故問之問強中亦兼有中庸否。夷氏云問強

中庸言已有強故問之問強中亦兼有中庸否。夷氏云問強

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之類

是也。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者抑語助

也而之言女也女子路也夫子將答子路之問且先反問子

路言強有種種女今所問問何者之強為南方為北方為中

國女所能之強也子路之強行中國之強也。寬柔以教不

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者反問既竟夫子遂為歷解

令人有無道加已已亦不報和柔為君子之道故云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者衽臥席也。金革謂軍戎器械也。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人性剛猛恒好鬪爭故以甲鎧為席寢宿於中至死不厭非君子所處而強梁者居之然唯云南北不言也故君子而流強哉矯此以下皆述中國之強也。流移也矯亦強貌也。不為南北之強故性行和合而不流移心行強哉形貌矯然。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者中正獨立而不偏倚志意強哉形貌矯然。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者若國有道守直不變德行充實志意強哉形貌矯然。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者若國之無道守善至死性不改變志意強哉形貌矯然。注此抑至強貌。正義曰此抑女之強也何以知之上文既說三種之強又見南方之強又見北方之強唯抑而之強未見故知此經所云者是抑女之強也云流移也者以其性和同必流移隨物合和而不移亦中庸之德也云國有道不變以趨時者國雖有道不能隨逐物以求榮利今不改變已志以趨會於時也云矯強貌者矯是壯大之形故云強貌也。子

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讀如政賊攻

其所僂之僂僂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作後世名也弗為之矣恥之也。僂音素鄉本又作嚮許亮反下皆同僂久委反。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汲汲行道不為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言隱者當如此也唯舜為能如此君子之道費而隱。言可隱之節也費猶儉也道不費則仕。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徐音弗注同。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與讀為贊者皆與之與言匹夫匹婦愚耳亦可以其與有所知可以其能有所行者以其知行之極也聖人有不能如此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以與音預注皆與之與以其與同好呼報反故與音餘天地

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憾恨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尚有所恨焉况於聖人能盡備

之乎○憾本又作感胡暗反注同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

小天下莫能破焉

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王之道也所說小事謂若愚不肖夫婦之

知行也聖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

人盡兼行

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鳶悅專反字又

作戴戾力計呂結二反躍

羊灼反著張慮反下同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夫婦謂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造在老反

至天地○正義曰此一節論夫子雖隱遯之世亦行中庸又明中庸之道初則起於匹夫匹婦終則徧於天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者素鄉也謂無道之世身鄉幽隱之處應須靜默若行怪異之事求立功名使後世有所述焉○吾弗為之矣者恥之也如此之事我不能為之以其身雖隱遯而名欲彰也○注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僦之僦○正義曰司馬法

文言身隱而行僦諂以作後世之名若許由洗耳之屬是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言君子之人初既遵循道德而行當須行之終竟今不能終竟猶如人行於道路半途而自休廢廢猶罷止也○吾弗能已矣已猶止也吾弗能如時人半塗而休止言汲汲行道無休已也○注不為時人之隱行○正義曰謂作僦諂求名是也君子以隱終始行道不能止也○君子至能之○言君子依行中庸之德若值時無道隱遯於世雖有才德不為時人所知而無悔之心如此者非凡人所能唯聖者能然若不能依行中庸者雖隱遯於世不為人所知則有悔恨之心也○注唯舜為能如此○正義曰知者史記云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是不見知而不悔○君子之道費而隱注云言可隱之節費猶也言君子之人遭值亂世道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言天下之事千端萬緒或細小之事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言天下之事千端萬緒可聽用故云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者言道之至極如造化之理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者言至極故也前文據其知此文據其行以其知行有異故別起其文但知之易行之難故上文云夫婦之愚行之難故此經

云夫婦之不肖不肖勝於愚也。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者。知之與行之皆是至極。既是至極。故聖人有不能也。注與讀為贅者皆與之與。正義曰。士冠禮云。其饗冠者。贊者皆與。謂于與也。云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者即愚夫。愚婦有所識。知故也。與語助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者。憾恨也。言天地至大。無物不養。無物不覆。載如冬寒夏暑。人猶有怨恨之猶。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可備也。中庸之道。於理為難。大小兼包。始可以備也。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若語說也。大謂先王之道。言君子語說先王之道。其事既大。天下之人無能勝載之者。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者。若說細碎小事。謂愚不肖事。既纖細。天下之人無能分破之者。言事似秋毫。不可分破也。注聖人盡兼行。正義曰。謂兼行大小之事。小事則愚夫愚婦所知。行大事則先王之道。前文云。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此云。大事聖人兼行之者。前云。有所不知。不能謂於小事。不勝匹夫匹婦耳。非謂大事不能也。故此云。盡兼行之。詩云。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者。詩大雅。旱麓之篇。美文王之詩。引之者。言聖人之德。上至於天。則鸛飛戾天。是翔翔得所。聖人之德。下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游泳得所。言聖人之德。上下明察。詩本文云。鸛飛戾天。喻惡人遠去。魚躍于淵。喻善人得

所此引斷章。故與詩義有異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言君子行道。初始造立。端緒起於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者。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言雖起於匹夫匹婦。所知所行。及其至極之時。明察於上下天地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言道則

能行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斲而視之。猶以為遠。則法也。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為

遠。人人尚遠之。明為道。不可以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言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忠恕違道

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

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聖人而曰我未能明

人當勉之無已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

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聖

人之行實過於人有餘不敢盡常為人法從禮也君子胡

不慥慥爾君子謂眾賢也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慥七到反行下孟反應於陵反舊音應對之

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

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皆

讀為素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自得謂所鄉不失其道。難乃且反下同。在上位不陵

下在下位不援上。援謂牽持之也。正己而不求於

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無怨人無怨之者也論語曰君子求

諸己小人求諸人。己音紀怨於願反又於元反下及注並同故君子居易以俟命

小人行險以徼幸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任命也險謂

反疏子曰至微幸。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道去人不

遠離於人身但人能行之於己則是中庸也人之為道而

遠人不可以為道言人為中庸之道當附近於人謂人所能

行於人則非道也故云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視而視之猶以為遠

此幽風伐柯之篇美周公之詩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

博三寸則法也言伐柯斫也柯柄長短其法不遠也但執柯

視而視之猶以為遠言欲行其道於人其法亦不遠但近取

法於身何異持柯以伐柯人猶以為遠明為道之法亦不可

以遠即所不願於上無以交於下所不願於下無以事上況

是在身外於他人之處欲以為道何可得乎明行道在於身

而求道也。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以道去人不遠言

人有過君子當以人道治此有過之人改而止若人自改而
休止不須更責不能之事若人所不能則已亦不能是行道
在於己身也。忠恕違道不遠也。忠者內盡於心恕者外不
欺物恕於人也。忖度其義於人違去也。言身行忠恕則去道不
遠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諸於也。他人有一不
善之事施之於己己所不願亦勿施於人。人亦不願故也。所
求乎子以欲求其子以孝道事己已須以孝道事父母。故云所
之於己已欲求其子以孝道事己已須以孝道事父母。故云所
求乎子以欲求其子以孝道事己已須以孝道事父母。故云所
我未能行凡人當勉之無已。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譬
如已足是諸侯欲求於臣以忠事己已當先以忠於天子及廟
中事尸是全臣道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欲求朋友
以恩惠施己則已當先施恩惠於朋友也。庸德之行庸言之
謹庸常也。謂自修己身常以德而行常以言而謹也。有所
不足不敢不勉謂己之才行有所不足之處不敢不勉而行
之。有餘不敢不盡謂己之才行有餘於人常持謙退不敢盡
其才行以過於人。言顧行者使言不過行恒顧視於行。○
行顧言者使行副於言謂恒顧視於言也。君子胡不慥慥
爾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胡猶何也。既顧言行相副君子
何得不慥慥然守實言行相應之道也。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願乎其外至行乎患難素鄉也鄉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
行之事不願行在位外之事論語云君子思不出其位也鄉
富貴之中行道於富貴謂不驕不淫也鄉貧賤之中則行道
於貧賤謂不諂不憚也鄉夷狄之中行道於夷狄夷狄雖陋
雖隨其俗而守道不改鄉患難之中行道於患難而臨危不
傾守死於善道也。○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言君子所入
之處皆守善道在上位不使富貴以陵人若以富貴陵人是不
富貴侯我常正之性不使富貴以陵人若以富貴陵人是不
行富貴之道。在下位不援上者此素貧賤行貧賤也。援牽
持也若身處貧賤則安之宜令自樂不得援牽富貴若以援
牽富貴是不行貧賤之道。○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此素
夷狄行夷狄也若身入夷狄夷狄無禮義當自正己而行不
得求於彼人則彼人無怨己者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之
夷狄不可棄。○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素患難行患難也。尤
過也責也苟皆應之患難則亦甘為不得上怨天下尤人故
論語云不怨天不尤人是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者易謂
平安也言君子以道自處恒居平安之中以聽待天命也。○
小人行險以徼幸小人以惡自居恒行險難傾危之事以徼
求榮幸之道論語曰不仁。○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
者不可以久處約是也。○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

禮記卷之三

七

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畫曰正棲皮曰鵠○正音征注河鵠古

毒反注同正鵠皆鳥名也一日正正也鵠直也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張布侯而設正也棲細兮反君子

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自

也邇近也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高遠○辟音譬下同邇音爾卑音婢又如字注同○詩曰妻子

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

家樂爾妻帑

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

始○好呼報反翕許急反樂音洛下及注同耽了南反帑音奴子孫也本又作孥同尚書傳毛詩箋並云子也杜預注左

傳云妻子也應應對之應和胡臥反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謂其教令行使室家順○

疏

子曰至妻帑○正義曰以上雖行道在於己身故此一節覆明行道在身之事以射譬之○射有似乎君子者

言凡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道○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者諸於也求責也正謂賓射之侯鵠謂大射之侯言射者失於

正鵠謂矢不中正鵠不責他人反鄉自責其身言君子之人

失道於外亦反自責於己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

登高必自卑者自從也邇近也卑下也行之以遠者近之始

升之以高者卑之始言以漸至高遠不云近者遠始卑者高

始但勤行其道於身然後能被於物而可謂之高遠耳○詩

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此小雅常棣之

篇美文王之詩記人引此者言行道之法自近始猶如詩人

之所云欲和遠人先和其妻子兄弟故云妻子好合情意相

得如似鼓彈瑟與琴音聲相和也兄弟盡皆翕合情意和樂

且復耽之耽之者是相好之甚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者宜

善爾之室家愛樂爾之妻帑帑子也古者謂子孫為帑故甘

誓云子則帑戮汝於人則妻子為帑於鳥則鳥尾為帑左傳

云以害鳥帑是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者○正義曰因上

和於遠人先和室家故此一經次之父母其順矣乎謂父母

能以教令行乎室家其和順矣乎言中庸之道先使

室家和順乃能和順於外即上云道不遠施諸已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

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明猶潔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儼之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洋

音羊傍皇薄剛反謂左右也徐方岡反儼徐於愷反又音愛。詩曰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

敬而已況可厭倦乎。格古百反度待洛反注同矧詩忍反注同射音亦厭於豔反字又作厭下同盡子忍反夫

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揜音掩於檢

反此夫音扶。疏。子曰至此夫。正義曰此一節明鬼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中庸之道與鬼神

之道相似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也。體物而不可遺者體猶生也可猶所也言萬物生而有形體故云體物而不可

遺者言鬼神之道生養萬物無不周徧而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者明猶絜也言鬼神能生養萬物故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飾衣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言鬼

神之形狀人想像之如在人之上如在人之左右想見其形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格來也思辭也矧況也射厭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刺時人祭祀解倦故云神之來至以其無形不可度知恒須恭敬況於祭祀之末可厭倦之乎言不可厭倦也記者引詩明鬼神之所尊敬也。夫微之顯者言鬼神之狀微昧不見而精靈與人為吉凶是從微之顯也。誠之不可揜者言鬼神誠信不可揜蔽善者必降之以福惡者必降之以禍如此夫者此詩人所云何可厭倦夫語助也此鬼神即與易繫辭云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以能生萬物也案彼注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也。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保安也。與音餘。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名令聞也。聞

音問下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謂其質性也篤厚

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為之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栽讀如文王初載之栽栽猶殖也培益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殖曰栽築牆立板亦曰栽栽或為茲覆敗也栽依注音災

將才反注同植也培蒲回反覆芳伏反載之載並音災本或作哉同詩曰嘉樂君子憲

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

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嘉戶嫁反詩本作假音

同假嘉也皇音加善也憲音顯疏子曰至受命。正義曰

注同一音如字佑音祐下注同此一節明中庸之德故

能富有天下受天之命也。子孫保之者師說云舜禪與禹

何言保者此子孫承保祭祀故云保周時陳國是舜之後。

故大德必得其位者以其德大能覆養天下故必得其位如

孔子有大德而無其位以不應王錄雖有大德而無其位也

案援神契云丘為制法主黑綠不代蒼黃言孔子黑龍之精

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蒼也孔演圖又云聖人不空姓必有所

制以顯天心丘為木鐸制天下法是也必得其壽者據舜言

之而夫子不長壽以勤憂故也。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

篤焉材謂質性也篤厚也言天之所生隨物質性而厚之善

者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故四凶黜

而舜受禪也。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殖也培益也言道

德自能豐殖則天因而培益之。傾者覆之者若無德自取

傾危者天亦因而覆敗之也。注栽讀至曰栽。正義曰栽

讀如文王初載之載者案詩大明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彼

注云載識也言文王生適有所識天為之生配謂生大如此

載為栽殖者載容兩義亦得為識亦得為殖此對傾者覆之

故以為殖云築牆立板亦曰栽者案莊二十九年左傳云水

昏正而栽謂立板築也。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此大

雅嘉樂之篇美成王之詩嘉善也憲憲興盛之貌詩人言善

樂君子此成王憲憲然有令善之德案詩本文憲憲為顯顯

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宜民宜人受祿

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者宜民謂宜養

萬民宜人謂宜官人其德如此故受福于天佑助也保安也

天乃保安作助命之為天子又申重福之作記者引證大德

必受命之義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

則舜之為也

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聖人以立法度為大事子

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

武王纘大

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

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

饗之子孫保之

纘繼也緒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

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纘徐音纂哉管反大音泰下及注大王皆同壹戎衣依注衣作殷於巾反謂一用兵伐殷也尚書依字讀謂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冑與直救反下音餘武王末受

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

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

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

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

未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述起焉先公組

謂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也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也承葬祭說期三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也末亡過反追王于況反注追王同期音基注同組音祖紺古關反組紺大王之以上時掌反不為服于偽反疏子日至一也正義曰此聖德相承王有天下上能追尊大王王季因明天子以下及士庶人葬祭祀之禮各隨文解之。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者言文王以王季為父則王季能制作禮樂文王奉而行之文王以武王為子武王又能述成文王之道故無憂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者纘繼也緒業也言武王能纘繼父祖之業以王天下也。壹戎衣而有天

下者戎兵也言一用兵伐殷而勝之也。注衣讀為殷。正義曰案尚書武成云一戎衣謂一著戎衣而滅殷此云一者以經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三人之業一用滅殷對三人之業為一耳由三人之業故一身滅之鄭必以衣為殷者以十年觀兵于孟津十三年滅紂是再著戎服不得稱一戎衣故以衣為殷故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武王未受命此美周公之德也末猶老也謂武王年老而受命平定天下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斯此也言周公尊崇先公卑皆得上尊祖父以已之祿祭其先人猶若周公以成天子之禮祀其先公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者謂父既為大夫祭以士禮既其先人而云尊之者欲明以已之祿祀其先人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欲見大夫之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為期喪還著大功之服故云達乎大夫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為服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謂正統在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達乎天子為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也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大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

為三年也直云達乎天子不云諸侯者諸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為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唯父母之喪無問天子及士庶人其服並同故云無貴賤一也。注未備至卑變。正義曰未猶老也者謂文王受命後七年而崩故鄭注洛誥文王受赤雀武王老而受命受命後七年而崩故鄭注洛誥文王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也云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案詩頌閟宮云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王迹起也云先公組紉以上至后稷也者組紉太王之父一名諸盤周本紀云亞圍卒子太公叔穎立太公卒子古公亶父立又世本云亞圍雲生太公組紉諸盤則叔穎組紉諸盤是一人也此文云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則先公之中包后稷也故云組紉以上至后稷也案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先公則鷩冕以后稷為周之始祖禘祭於廟當同先王用衮冕先公無后稷也故鄭注司服云先公不窋至諸盤若四時常祀唯后稷及太王王季之等不得廣及先公故天保云禴祀丕嘗于公先王是四時常祀但有后稷諸盤以下故鄭注天保云先公謂后稷至諸盤此皆盡望經上下釋義故不同或有至字誤也云則追王者改葬之矣者以太王王季身為諸侯葬從死者之爵則大王王季祇得為諸侯葬禮不得言追王從天子法故

知追王之時而更改葬用天子禮案大傳云武王追王太王
宣父王季歷此云周公追王不同者武王既伐紂追王布告
天下周公追而改葬故不同也云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
親所降在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故云期之喪達乎
大夫其實大夫為大功之喪得降小功小功之喪得降總麻
是大功小功皆達乎大夫熊氏又云天子為正統之喪適婦
大功適孫之婦小功義或然但無正文耳云所不臣乃服之
也者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
父而臣昆弟但不臣者皆以本服服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

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脩謂

掃糞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也設之當以授尸也時食四時祭也。掃悉報反糞弗運反本亦作攢亦作拊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

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

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序猶次也爵謂公卿大夫士也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羞牛宗伯共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為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為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昭穆常通反穆又作繆音同逮本又作逮同音代燕於見反注並同別彼列反共音恭饋其位反觸音至長丁丈反下謂長同。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

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升也其者其先祖也踐或為績郊社之禮所以

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社祭地神不言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

如示諸掌乎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

如示諸掌乎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

如示諸掌乎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

如示諸掌乎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

如示諸掌乎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

如示諸掌乎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

如示諸掌乎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

國之要。示依注音實之。豉反。易以豉反。知力音智。本亦疏。無力字治之要也。治直吏反。一本作治國之要。治則如字。疏。子曰至掌乎。正義曰。以前經論文。王武王聖德相承。此論。武王周公上成。先祖脩其宗廟。行郊社之禮。所以能治國。如。置物掌中也。各隨文解之。夫孝者善繼人之志。人謂先。人若文王有志。伐紂武王能繼而承之。尚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是善繼人之志也。善述人之事者。也。言文王有。文德為王基。而周公制禮以贊述之。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善述人之事也。此是武王周公繼孝之事。宗廟之禮。所以昭穆也。若昭與昭。穆與穆。齒是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若昭與昭。穆與穆。齒是也。祭。祀之時。公卿大夫各以其爵位齒列而助祭。祀是辨貴賤也。故文王世子云。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是也。序事。所以辨賢也。若序謂薦羞也。序謂次序。所共祭祀之事。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供雞。是分別賢。能。堪任其官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若旅。酬之時。使。也。謂祭末飲酒之時。使一人舉觶之後。至旅。酬之時。使。者。二人各舉觶於其長者。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為上。賤人在。先是。恩意先及於賤者。故云。所以逮賤也。案。特牲饋食之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獻眾兄弟。之後。眾賓弟子。于西階。兄弟。

弟子于東階。各舉觶於其長也。弟子等皆是下賤。而得舉觶。是。有事於宗廟之中。是其榮也。又制受爵。是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者。言祭末。燕時。以毛髮為次序。是所以序年齒。也。故注云。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為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踐其位。行其禮者。踐升也。謂孝子升其先祖之位。行祭祀之禮也。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者。若能明此序。爵辨賢尊親。則治理其國。其事為易。猶如置物於掌中也。哀公問。

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夫政也者蒲盧也

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已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蒲盧並如字爾雅云。蠃。蒲盧。卽今之細。野。蜂也。一名蠃。蟪。音果。螺。力。果。反。本亦作蠃。音同。蜂。芳。封。反。字亦作蠃。同。蟪。莫。瓶。反。蛉。音零。已。音紀。故爲政。

在人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

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也人

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殺色界反徐所例反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

可得而治矣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治直吏反一音如字脫音奪重直用反故

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

天言修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保佑天下之達

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

也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知音智下近乎知注言有知皆同或生而知之或學

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困而知之謂長而見

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此達道也○長丁丈反已音紀或安而行之或

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利謂貧榮

名也勉強恥不若人○強其兩反注同○疏哀公至一也○正義曰此一節明

之道在於取人脩身并明達道有五行之者三今各隨文解

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言文王武王為政之道皆備列

在於方牘簡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者雖在方策其事久遠此

廣陳為政之道其人謂賢人舉猶行也存謂道德存在也若

得其人道德存在則能興行政教故云舉也○其人亡則其

政息者息滅也其人若亡謂道德滅亡不能興舉於政教若

位無賢臣政所以滅絕也○人道敏政者敏勉也言為人君

當勉力行政○地道敏樹者樹殖草木也言為地之道亦勉

禮記卷之三
力生殖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地既無心云勉力者以地
之生物無倦似若人勉力行政然也。夫政也者蒲盧也蒲
盧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善爲政者化養他民以爲己民若
蒲盧然也。故爲政在人言君行善政則民從之故欲爲善
政者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明君欲取賢人先以脩正
己身則賢人至也。脩身以道言欲脩道德必須先脩仁義。仁者人
德也。脩道以仁者言欲脩道德必須先脩仁義。仁者人
也親親爲大者仁謂仁愛相親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
欲親偶疏人先親已親然後比親及疏故云親親爲大。義
者宜也尊賢爲大宜謂於事得宜即是其義故云義者宜也
若欲於事得宜莫過尊賢故云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
之等禮所生也者五服之節降殺不同是親親之衰殺公卿
大夫其爵各異是尊賢之等禮者所以辨明此上諸事故云
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者鄭謂此句應在下章著脫
誤重在此耳。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
親言思念脩身之道必先以孝爲本故云不可以不事親。○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既思事親不可不先擇友取人也。○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欲思擇人必先知天時所佐助也謂
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當捨惡脩善也五者天
下之達道也五者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皆是人

間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故云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
達德也言知仁勇人所常行在身爲德故云天下之達德也
○言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五事爲本故云道三者爲末
故云德若行五道必須三德無知不能識其理無仁不能安
其事無勇不能果其行故必須三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古今不變也。或
生而知之謂天生自知也。或學而知之謂因學而知之或
困而知之謂隨事有困由學乃知。及其知之也言初知
之時其事雖別既知之後並皆是知故云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謂無所求爲安靜而行之。或利而行之謂貪
其利益而行之行此五事得其榮名於己無害則利而行之
也故論語云知者利仁是也。或勉強而行之或畏懼罪惡
勉力自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雖行之有異及其所行成
功是一也言皆得成功矣皇氏云所知所行謂上五道三德
今謂百行皆然非。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
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

以治天下國家矣

言有知有仁有勇乃知脩身則脩身以此三者為基。好呼報反近

附近之近下同行皇如字徐下孟反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

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

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體猶接納也子猶愛

也遠人蕃國之諸侯也。子如字徐將吏反下句放此蕃方元反。修身則道立尊賢

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

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

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

侯則天下畏之

不惑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眩玄遍反

疏

子曰至家矣。正義

曰前文夫子答哀公為政須修身知人行五道三德之事此以下夫子更為哀公廣說修身治天下之道有九種常行之

事又明修身在於至誠若能至誠所以贊天地動蕃龜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覆明上生而知之學而好學無事不知故云近乎知也。力行近乎仁者此若前文或利而行之以其勉力行善故近乎仁也。知恥近乎勇者覆前文困而知之及勉強而行之以其知自羞恥勤行善事不避危難故近乎勇也前經生而知之其知自羞恥勤行善知自然合聖故不須覆說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者此夫子為哀公說治天下國家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論九經之次日也。體羣臣也者體謂接納言接納羣臣與之同體也。子庶民也者謂子愛庶民也。來百工也者謂招來百工也。脩身則道立者此一經覆說行九經則致其功用也。脩身則道立者謂脩正其身不為邪惡則道德興立也。尊賢則不惑者以賢人輔弼故臨事不惑所謀者善也。敬大前文不惑者眩亦惑也。以恭敬大臣任使分明故於事不惑事大小有殊謀國家大事此云不眩謂謀國家眾事但所謀之雖賤而君厚接納之則臣感君恩故為君死於患難是報禮重也。子庶民則百姓勸子愛也言愛民如子則百姓勸勉以事上也。來百工則財用足百工與財用也君若賞賚招

來之則百工皆自至故國家財用豐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遠謂蕃國之諸侯四方則蕃國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懷安撫也君若安撫懷之則諸侯服從兵強土廣故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

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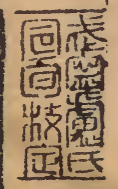
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祿有忠信者重其祿也時使使之以時口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為餼餼廩稍食也橐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可弩以下上其食。齊側皆反去起呂反遠于萬反好惡呼報反下烏路反又並如字注同斂力驗又既依注音餼許氣反稟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稱尺證反朝直遙反橐苦報反一音古老反上時棠反疏齊明至侯也。正義曰此一節說行九經之法。齊明之體也此等非禮不動是所以勸修身。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者尊其位謂授以大位重其祿謂重多其祿位崇重而已不可任以職事同其好惡好謂慶賞惡謂誅罰言於同姓既有親疎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故不特有所好惡。勸親親也者尊位重祿以勉之同其好惡以勵之是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官盛謂官之盛大有屬臣者當令任使屬臣不可以小事專勞大臣大臣懷德故云所以勸大臣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既廩謂飲食糧廩也言在上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每月試其所作之事又飲食糧廩稱當其事功多則廩厚功小則餼薄是所以勸百工也。治亂持危者。諸侯國內有亂則治討之危弱則扶持之。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厚往謂諸

侯選國王者以其材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如此則諸侯歸服故所以懷諸侯也。注尊重至其食。正義曰尊重其祿位者言同姓之親既非賢才但尊重其祿位榮貴之而已不必授以官守也云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若周禮六卿其下各有屬官其細碎小事皆屬官為之是不親小事也云既讀為餼餼廩稍食也者以既與廩連文又與餼字聲同故讀既為餼稍食者謂稍給之故周禮月終均其稍食是也引稟人職者證其餼廩稱事案周禮夏官稟人掌弓矢之材其職云乘其事乘謂計筭其所為之事考其弓弩謂考於弓弩之善惡多少以下上其食下謂既退上謂增益善者則增上其食惡者則減其食故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疾道前定則不窮

一謂當豫也跲躓也疾病也人不能病之。跲其劫反皇音給行下孟反疾音救。疏凡為至不窮。正義曰此一節明前九經躓徐音致。之法唯在豫前謀之故云所以行之者一

也一謂豫也。言前定則不跲者案字林云跲躓也躓謂行倒蹶也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也。事前定則不困者困乏也言欲為事之時先須豫前思定則臨事不困。行言定則不疾者疾病也言欲為行之時豫前思定則行不疾病。道前定則不窮者言欲行道之時豫前謀定則道無窮也。注人不能病之。正義曰解經行前定則不疾人若行不豫前定人或不信病害之既前定而後行故人不能病害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二



禮記注疏卷五十二校勘記

江西南昌府學棊

禮記注疏卷五十二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二

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

中庸第三十一

天命之謂性節

脩道之謂教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卷內脩字並同

循性行之是謂道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是作之

若有佔聽之者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佔作覘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有佔

天命至育焉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故云之謂性

惠棟校宋本作之謂此本之謂二字倒閩監毛本同

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智作知毛本智誤行

禮記注疏卷五十二校勘記

一

以非道路之所由猶如凶惡閩監毛本作由猶此本由

言言雖曰獨居閩監毛本不重言字此本誤重

萬物育焉致至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焉下有者

言人君所能至極中和閩監本同毛本至作致

故萬物其養育焉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其上有得字

仲尼曰君子中庸節

仲尼至矣夫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符朗為青州刺史衛氏集說亦作符朗閩監本朗誤郎

既無忌憚則不時節其中庸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節

子曰至舜乎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舜其大知也與者既能包於大道閩監本同毛本與誤

子曰人皆曰予知節

子曰至守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此謂無知之人設譬也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校云謂疑

穿地為坎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坎誤坑

為嗜欲所驅罪禍之中閩監本惠棟校宋本罪上有入

字亦脫禍誤陷

子路問強節

謂犯而不校也各本同毛本校作校

塞猶實也

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本實字闕

子路至哉矯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陰氣堅急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堅作

以其性和同必流移隨物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必字闕

今不改變已志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改誤解

子曰素隱行怪節

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儻之儻

惠棟按宋本岳本嘉靖本同

毛本如作為衛氏集說亦作讀如疏放此○按敬齊古今

恥之也

惠棟按宋本作恥宋監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

放此

與讀為贊者皆與之與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

子曰至天地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但知之易行之難故上文云

惠棟按宋本行之難下更

脫閩監毛本同

士冠禮云其饗冠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誤文

起於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

子曰道不遠人節

所求乎子

各本同毛本子誤于

儻皆讀為素

惠棟按宋本作素讀皆為儻宋監本岳本嘉

同

子曰至微幸

閩監本同毛本作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至險以微幸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忠恕違道不遠也

閩監本同毛本也作者

夷狄雖陋雖隨其俗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下雖作亦毛本同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節

畫曰正

岳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嘉靖本同足利本同閩監毛本畫下有布字衛氏集說同岳本攷證云按正鳥名周禮射人賓射之儀畫布爲正是也原本無布字者以几俟皆布爲之彩畫三分之一不必復言布耳乃省文非脫簡也

辟如行遠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辟作譬宋監本石經同南宋石經同衛氏集說同下辟如同釋文出辟如云音譬下同○按譬正字辟假借字

子曰至妻帑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以上雖行道在於己身

閩監毛本同浦鏗按云雖疑言字誤

此小雅常棣之篇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常誤棠衛氏集說亦作常

子曰鬼神爲德節

視之而弗見

各本同毛本視誤祝

子曰至此夫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金水之鬼終物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鬼誤神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節

今時人名草木之殖曰栽

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殖作植

栽或爲茲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嘉靖本茲並作茲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受祿于天

閩監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于誤於

子曰至受命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以不應王錄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王作土

子曰無憂者節

子曰至一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是再著戎服

閩監本同毛本服作衣

一名諸盥

惠棟按宋本盥作盥閩本作盥監毛本作盥衛氏集說同下諸盥並同按當作盥

云期之喪達於大夫者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於作乎

子曰武王周公節

脩其祖廟

閩監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祖誤宗

脩謂掃糞也

閩監毛本嘉靖本同岳本掃作掃衛氏集說同釋文亦作掃

先祖之遺衣服也

閩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毛本遺誤衣

所以逮賤也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以逕云本又作逮按逮眾古音同十五部

若司徒羞牛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羞作牽

子曰至掌乎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哀公問政節

布在方策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策作策

蒲盧螺贏

各本同釋文出螺螺云本亦作贏

乃知天命所保佑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保誤府嘉靖本

佑作祐

哀公至一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必先知天時所佑助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佑作祐

子曰好學近乎知節

惠棟按云子曰好學節宋本分凡為天下國家之下另為一節

子曰至家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所以贊天地動著龜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著龜也三字闕監毛本著龜作鬼神

覆前文或學而知之

惠棟按宋本作覆此本覆誤則閩監毛本同下此覆前文或利而行

之同

若能好學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若作蓋

以其知自羞恥勤行善事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行善誤勉遇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者

惠棟按宋本上有正義曰三

體羣臣也者體謂接納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體羣臣也者五字山井鼎云宋板

此五字脫

禮記注疏卷五十一

前文不惑謀國家大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謀上有謂字

百工興財用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興作典

齊明盛服節

上民不可得而治

既廩稱事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廩作稟不誤

齊明至侯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官之盛大有屬臣者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臣作官下任使屬臣同

故讀既為餼

閩監本同毛本餼字闕

齊則至也

惠赫對宋本無此正字

齊則至也

同齋刃兼翁同縣文稟於稟不齊

齊則盜則

百工與俱

閩溫手本同書文臣宋赫與於典

前文不懸

閩溫手本同惠赫對宋本籍上

此正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三

禮記注疏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中庸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得也言臣不得於

君則不得居位治民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

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

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言知善之為善乃能行誠疏

至身矣。正義曰此明為臣為人皆須誠信於身然後可得之事。在下位不獲乎上者獲得也言人臣處在下位不得於君上之意則不得居位以治民故云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者言臣欲得君上之

意先須有道德信著朋友信道德無信著乎朋友則不得君上之意矣言欲得上意先須信乎朋友也。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則不信乎朋友矣。言欲行信著於朋友先須有道順乎其親若不順乎其親則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言欲順乎親必須有道反於己身使有至誠若身不能至誠則不能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言欲行至誠於身先須有道明乎善行若不明乎善行則不能至誠乎身矣。言明乎善行始能至誠乎身能至誠乎身始能順乎親順乎親始能信乎朋友信乎朋友始能得君上之意得乎君上之意始得居位治民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

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有大至誠

中丁仲反又如字下

疏

誠者至者也。正義曰前經欲明中道同從七容反。事君先須身有至誠此經明至誠

之道天之性也則人常學其至誠之性是天之道誠之者人誠不思而得若天之性有殺信著四時是天之道誠之者人

之道也者言人能勉力學此至誠是入之道也不學則不得故云人之道。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此覆說上文誠者天之道也唯聖人能然謂不勉勵而自中當於善不思慮而自得於善從容問暇而自中乎道以聖人性合於天道自然故云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覆說上文誠之者入之道也謂由學而致此至誠謂賢人也言選擇善事而堅固執之行之不已遂致至誠也。注因誠身說有大至誠。正義曰以前經云欲事親事君先須修身有大至誠故此說有大至誠大至。博學之審問至誠則經云誠者天之道也聖人是矣。

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

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

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

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

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

此勸人學誠其身也果猶決也。措

疏

博學至必強。正義

曰此一經申明上經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者謂身有事不能常學習當須勤力學之措置也言學不至於能不措置休廢必待能之乃已也以下諸事皆然此一句覆上博學之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覆上審問之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覆上慎思之矣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覆上明辨之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覆上篤行之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謂他人性誠聰敏一學則能知之已當百倍用功而學使能知之言已加心精勤之多恒百倍於他人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果謂果決也若決能為此百倍用功之道識慮雖復愚弱而必至明強此勸人學誠其身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

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

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知之也

疏

自誠至誠矣。正義曰此

一經顯天性至誠或學而能兩者雖異功用則相通。自誠明謂之性者此說天性自誠者自由也言由天性至誠而身

有明德此乃自然天性如此故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者此說學而至誠由身聰明勉力學習而致至誠非由天性教習使然故云謂之教然則自誠明謂之性聖人之德也自明誠謂之教賢人之德也。誠則明矣者言聖人天性至誠則能有明德由至誠而致明也。明則誠矣者謂賢人由身聰明習學乃致至誠故云明則誠矣是誠則能明明則能誠優劣雖異二者皆通有至誠也。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

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盡性者謂順理之使

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疏。唯天至參矣。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大平。大音泰。○正義曰此明天性至誠聖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誠者謂一天下之內至極誠信為聖人也。為能盡其性者以其至極誠信與天地合故能盡其性既盡其性則能盡其人與萬物之性是以云能盡人之性既能盡人性則能盡萬物之性故能贊助天

地之化育功與天地相參上云誠者天之道此兼云地者上說至誠之理由神妙而來故特云天之道此據化育生物故并云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謂自明誠者也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不能盡性而誠人不能見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疏其至能化○正義曰此一經明賢人習學而致至誠故云其次致曲曲謂細小之事言其賢人致行細小之事不能盡性於誠由學而來故誠則人見其功是誠則形也初有小形後乃大而不著故云形則著也若天性至誠之人不能見則形不著也○著則明明則動者由著故顯明由明能感動於眾○動則變變則化者既感動人心漸變惡為善變而既久遂至於化言惡人全化為善人無復為惡也○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言唯天下學致至誠之人為能化惡為善改移舊俗不如前經天生至誠能盡其次性與天地參矣○注其次至善也

○正義曰以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由明而致誠是賢人次於聖人故云其次謂自明誠也云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者言此次誠不能如至誠盡物之性但能有至誠於細小物焉而已云形謂人見其功也者由次誠彰露人皆見其功也云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者言天性至誠神妙無體人不見也云著形之大者也解經形則著初有微形後則大而形著云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者解經變則化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為化如月令鳩化為鷹是為鷹之時非復鳩也猶如善人無復有惡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亦先知禎祥妖孽蓍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為至誠能知者出也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禎音貞妖於驕反左傳云地反物為妖說文作襍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襍孽魚列反說文作蠶云禽獸

蟲蝗之怪謂之蠱一本乎也至誠至如神。正義曰至誠之
作於著音尸爲干偽反也道可以前知者此由身有至誠之
可以豫知前事此至誠之內是天生至誠亦通學而至誠故
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賢人至誠同聖人也言聖人賢人
俱有至誠之行天所不欺可知前事國家將興必先有嘉慶善祥者
禎祥吉之萌兆祥善也言國家之將興必先有嘉慶善祥也
文說禎祥者言人有至誠天地不能隱如文王有至誠招赤
雀之瑞也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爲本有今異
者何屑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
來是祥也尚書祥桑穀共生于朝是惡此經云善何得入國
者以吉凶先見者皆曰祥別無義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
妖孽謂凶惡之萌兆也妖猶傷也傷甚曰孽謂惡物來爲妖
傷之徵若魯國鸚鵡來巢以爲國之傷徵案左傳云地反物
爲妖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爲妖禽獸蟲蝗之怪爲孽
○見乎著龜動乎四體者所以先知禎祥妖孽見乎著龜卦
兆發動於龜之四體也○福福將至者○禍謂妖孽福謂禎
祥萌兆豫來是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者善謂福也○不
善必先知之者不善謂禍也○故至誠如神者言至誠之道
豫知前事如神之微妙故云至誠如神也注云雖其時有小
人愚主皆爲至誠能知者出也○正義曰鄭以聖人君子將

興之時或聖人有至誠或賢人有至誠則國之將興禎祥可
知而小人愚主之世無至誠又時無賢人亦無至誠所以得
知國家之將亡而有妖孽者雖小人愚主由至誠之人生在
亂世猶有至誠之使此妖孽爲有至誠能知者出也案周語
云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
亡河竭而商亡時三川皆震爲周之惡瑞是伯陽父有至誠能
知周亡也又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莘號曰地名周惠
王問內史過史過對曰夏之興也禎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
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禱杭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
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鏞今號多涼
德號必亡也又內史過有至誠之德神爲之出是愚主之世
以妖孽爲至誠能知者出也○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者
言人能自誠之德則自成其身故云誠者自成也若人
有道藝則能自道達於己故云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
始不誠無物者言人有至誠則能與萬物爲終始若無至誠
則不能成其物若大人無至誠則不能生萬物若小人無至
誠則不能成其物猶事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也小人無誠則不能成事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也言人能自誠所以自成也有道藝所誠者物之終
也以自道達○自道者導注自道同

已說卷之三

五

始不誠無物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是故君

子誠之為貴言貴至誠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

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

外內之道也以至誠成已則仁道立以至誠成物則知彌博此五性之所以為德也外內所須而

合也外內猶上下故時措之宜也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故至

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

博厚博厚則高明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徵或

為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

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後言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明配乎天地又欲其長久之行也如此者不見

疆居良反

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

而盡也言其德化與天地相似其為物不貳則其

生物不測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無數也天地之

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此言其著見成功也疏

誠者至久也此經明已有至誠能成就物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者言人有至誠非但自成就已身而

已又能成就外物成已仁也成物知也者若能成就已身則仁道與立故云成已仁也若能成就外物則知力廣遠故

云成物知也性之德也者言誠者是人五性之德則仁義禮知信皆猶至誠而為德故云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者言至誠之行合於外內之道無問外內皆須至誠於人事

言之有外有內於萬物言之外內猶上下謂天下謂地

天體高明故為外地體博厚閉藏故為內也是至誠合天地

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措猶用也言至誠者成萬物之性

合天地之道故得時而用之則無往而不宜故注云時措言

得其時而用也故至誠無息言至誠之德所用皆宜無

已

有止息故能久遠博厚高明以配天地也。○不息則久者以其不息故能長久也。○久則微徵驗也。以其久行故有徵驗。○微則悠遠者悠長也。若事有徵驗則可行長遠也。○悠遠則博厚以其德既長遠無所不周故博厚也。養物博厚則功業顯著故博厚則高明也。○博厚所以載物也。以其功業高明所以覆所以負載於物。○高明所以覆物也。以行之長久能成就於物蓋於萬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以聖人之德博厚配偶於地此謂至誠之德也。○博厚配地言聖人之德博厚配偶於地與地同功能載物也。○高明配天言聖人功業高明配偶於天與天同功能覆物也。○悠久無疆疆窮也。言聖人之德既能覆載又能長久行之所以無窮悠久則上經悠遠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上此經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下者上經欲明積漸先悠久後能博厚高明此經既能博厚高明又須行之悠久故反覆言之。○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言聖人之德如此博厚高明悠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見動作而萬物改變無所施為而道德成就。○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者言聖人之德能同於天地之道欲尋求所由可一句之言而能盡其事理正由於至誠是壹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言聖人行至誠接待於物不有差貳以此之故能生物殖衆物不可測量故鄭云言多無

數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

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

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

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

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

不測電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此言天之高明本生

昭昭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為至誠者以如此乎昭昭猶耿耿小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夫音扶下同昭章遙反注同本亦作炤同撮七活反華嶽戶化戶瓜二反本亦作山嶽泄息列反卷李音權又羌權反范羌阮反注同藏才浪反勺徐市若反鼉音元鼉徒河反一音直丹反蛟音交本又作蛟鼈必列反耿公迥反又公頂頂反舊音孔頂反區羌俱反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

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天所以為天文王所以為文皆由行之無已為之不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是與。於穆上音烏下於乎亦同乎呼奴。疏。今夫至不已。正義曰反慎如字一本又作順與音餘。此一節明至誠不已則能從微至著從小至大。今夫天斯昭昭之多者斯此也昭昭狹小之貌言天初時唯有此昭昭之多小貌爾故云昭昭之多。今夫地一撮土之多言土之初時唯一撮土之多言五嶽而不重振收河海而不漏泄。今夫山一卷石之多言山之初時唯一卷石之多言水初時多小唯一勺耳此以下皆區也今夫水一勺之多言水初時多小唯一勺耳此以下皆言為之不已從小至大然天之與地造化之初清濁二氣為天地分而成二體元初作盤薄穹隆非是以小至大今云昭昭與撮土卷石與勺水者何但山或壘石為高水或眾流而廣大是從微至著因說聖人至誠之功亦是從小至大以今天地體大假言由小而來以譬至誠非實論也。詩曰惟天

之命於穆不已。此一經以上文至誠不已已能從小至大故此經引詩明不已之事所引詩者周頌維天之命文也詩稱維天之命謂四時運行所為教命穆美也於穆不已者美之不休已也此詩之本文也。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此是孔子之言記者載之此詩所論蓋說天之所以為天在乎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亦周頌文王之詩純謂不已顯謂光明詩人歎之云於乎不光明乎言光明矣文王之德之純謂不已也言文王之德教不有休已與天同功。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亦孔子之言解詩之文也。純亦不已者言文王之德之純亦如天之不休已故云純亦不已。注易曰君子慎德積小以高大。正義曰此易升卦之象辭案升卦巽下坤上木生於地中升進之義故為升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音羊峻思潤反。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也峻高大也。洋洋音羊。音羊峻思潤反。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言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也。優於。疏。大哉至凝焉。正求反倡優也凝本又作疑魚澄反。疏。義曰此一節明聖

人之道高大苟非至德其道不成洋洋謂道德充滿之貌天下洋洋育生也峻高也言聖人之道高大與山相似上極于天。優優大哉優優寬裕之貌聖人優優然寬裕其道禮儀三百周禮有三百六十官言三百者舉其成數耳。威儀三千者即儀禮行事之威儀儀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待其人然後行者言三百三千之禮必待賢人然後施行其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凝成也古語先有其文今夫子既言三百三千待其賢人始行故引古語證之苟誠也不非也苟誠非至德之人則聖人至。故君子尊德性極之道不可成也俗本不作非也。

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

也廣大猶博厚也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燖音尋。疏。故君至崇禮一經明君子欲行聖人之道當須勤學前經明聖人性之至誠此經明賢人學而至誠也。君子尊德性者謂君子賢人尊敬此聖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誠也。而道問學者言賢人行道由於問學謂勤學乃致至誠也。致廣大而盡精微者

廣大謂地也言賢人由學能致廣大如地之生養之德也而盡精微謂致其生養之德既能致於廣大盡育物之精微言無微不至也。極高明而道中庸者高明謂天也言賢人由學極盡天之高明之德道通也又能通達於中庸之理也。溫故而知新者。言賢人由學既能溫尋故事又能知新事也。敦厚以崇禮者言以敦厚重行於學故以尊崇三百三千之禮也。注溫讀如燖溫之溫。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大宰誥請尋盟子貢對曰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注云尋溫也又有司微云乃茲尸俎是燖為溫也云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者謂賢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溫尋故食也。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

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興謂起在位也。驕

本亦作喬音嬌倍音佩默亡北反。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保安也。哲涉列反徐疏曰此一節明賢人學至誠之道中庸之行若國有道之時盡竭知謀其言足以興成其國興謂發謀出慮。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若無道之時

則韜光潛默足以自容其身免於禍害。○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言宣王任用仲山甫能顯明其事任且又哲知保安全其已身。子曰愚而好言中庸之人亦能如此故云其此之謂與。

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

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天下所

同文行同倫。今孔子謂其時雖有其位苟無其

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

敢作禮樂焉。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疏子曰至樂焉。○正

學至誠商量國之有道無道能或語或默以保其身若不能中庸者皆不能量事制宜必及禍患又因明已以此之故不

敢專輒制作禮樂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此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生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也。俗本反下有行字又無如此者三字非也。○非天子不議禮者此論禮由天子所行既非天子不得論議禮之是非。○不制度謂不敢制造法度及國家宮室大小高下及車輿也。○不考文亦不得考成文章書籍之名也。○今天下車同軌者今謂孔子時車同軌覆上不制度書同文覆上不考文行同倫倫道也。言人所行之行皆同道理覆上不議禮當孔子時禮壞樂崩家殊國異而云此者欲明已雖有德身無其位不敢造作禮樂故極行而虛已先說以自謙也。○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正義曰孔謂孔穴孔穴所出多塗今唯曉知一孔之人不知餘孔通達唯守此一處故云曉一孔之人。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

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

吾從周。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杞音起王天下

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三重三王之禮。○上焉

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

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

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徵或為證故君子之道本

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

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徵或為證繆音謬悖布內反後同是故君子動而世為

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二言而世為天下則

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用其法度想思若其將來也○遠如字又于萬

反近如字又附近之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

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

譽於天下者也射厭也永長也射音亦注同蚤音早疏也○正義

曰以上文孔子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夏殷不足可

從所以獨從周禮之意因明君子行道須本於身達諸天地

質諸鬼神使動則為天下之道行則為後世之法故能早有

名譽於天下蓋孔子微自明已之意○子曰吾說夏禮杞不

足徵也微成也明也孔子言我欲明說夏代之禮須行夏禮

之國贊而成之杞雖行夏禮其君暗弱不足贊而成之○吾

學殷禮有宋存焉者宋行殷禮故云有宋存焉但宋君暗弱

欲其贊明殷禮亦不足可成故論語云宋不足徵也此云杞

不足徵即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則杞亦存焉互文見

義○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者既杞宋二國不足明已當

不復行前代之禮故云吾從周案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

今用之吾從周禮云今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

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
備其爲殷周事豈一也如鄭此言諸侯禮法則從周身之所
行雜用殷禮也。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言爲君
王有天下者有三種之重焉謂夏殷周三王之禮其事尊重
若能行之寡少於過矣。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
民弗從。上謂君也言爲君雖有善行無分明徵驗則不信
弗從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不信
善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故下云徵諸庶民謂行
善須有徵驗於庶民也。皇氏云無徵謂無符應之徵其義非
也。故君子之道者。言君臣爲善須有徵驗民乃順從故
明之也。本諸身者言君子行道先從身起是本諸身也。
徵諸庶民者徵驗也。諸於也謂立身行善使有徵驗於庶民
若晉文公出定襄王示民尊上也伐原示民以信之類也。
考諸三王而不繆者繆亂也謂已所行之事考校與三王合
同不有錯繆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者悖逆也言已所行之道
建達於天地而不有悖逆謂與天地合也。質諸鬼神而無
疑知天也者。質正也謂已所行之行正諸鬼神不有疑惑
是識知天道也。此鬼神是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生成萬物
者此是天地所爲既能質正陰陽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也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者以聖人身有聖人之德
垂法於後雖在後百世亦堪俟待後世也。正義曰以經云知天知人
故云知人也。注知天至同道。正義曰以經云知天知人
故鄭引經終結之云知其道者以天地陰陽生成萬物今能
正諸陰陽鬼神而不有疑惑是知天道也。以聖人之道雖相
去百世其歸一揆今能百世以待聖人而不有疑惑是知聖
人之道也。云鬼神從天地者也解所以質諸鬼神之德知天
道之意引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者證鬼神從
天地之意案易繫辭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鄭云木火之神
生物金水之鬼成物以七八之神生物九六之鬼成物是鬼
神以生成爲功天地亦以生成爲務是鬼神之神與天地相
似云聖人則之百世同道解經知人之道以前世聖人既能
垂法以俟待後世聖人是識知聖人之道百世不殊故聖人
則之百世同道也。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者言聖人之
道爲世法則若遠離之則有企望思慕之深也若附近之則
不厭倦言人愛之無已。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
夜以永終譽此引周頌振鷺之篇言微子來朝身有美德在
彼宋國之內民無惡之在此來朝人無厭倦故庶幾夙夜以
長永終竟美善聲譽言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詩以結成
之。君子未有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言欲蚤有名

言說卷五十三
譽會須如此未嘗有不行
如此而蚤得有聲譽者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

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所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
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
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
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
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議之也又曰王者執謂謂文王也此孔
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
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
山川之異○行下孟反斷丁亂反曷為于偽反以如字撥生
未反近附近之近又如字與
音餘編必餘反又甫連反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無不覆疇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

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聖人制
作其德

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疇亦覆也小德川流浸潤萌
芽喻諸侯也大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疇或作燾。辟
音譬下同疇徒報反錯七各反當丁
浪反又下部反浸子鳩反燾徒報反唯天下至聖為

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

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言德不如此不可
以君天下也蓋傷

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叔音銳知
音智下聖知同齊側皆反別彼列反溥博淵泉而時

出之
言其臨下普徧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
政教。溥音普徧音遍思息嗣反又如字溥博如

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

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

至

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

親故曰配天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深不測也尊親尊而親之。見賢遍反說音悅

施以鼓反貉本又作貊武伯反唯天下至誠為能經

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

育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論本又作綸同音倫夫焉有

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安有所倚言無所偏倚也故人人自以被德尤厚似偏頗者肫肫讀如誨爾肫肫之肫肫懇誠貌也肫肫或為純純。焉於虔反倚依倚於寄二反注同肫依注音之淳反浩胡老反被皮義反頗破河反懇苦很反純音淳又之淳反苟不固

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

春秋傳曰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

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

的然而日亡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遠禪為絀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綱表之為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綱本又作類詩作裝同口迴反徐口定反一音口穎反惡烏路反著張慮反闇於感反又如字日而一反下同的丁歷反易以鼓反下易舉同禪為音丹為其于偽反見賢遍反君子之道

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

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辨直而入德也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暗末察本探端知緒也

不疚無惡於志孔甚也昭明也言聖人雖隱居其德亦甚明矣疾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

不遇世亦無損害於己志。昭本又作炤同之召反又章

遙反疚九又反遯大困反本又作遁字亦同愆起虔反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

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相視也室西北隅

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况有人乎。相息亮反注同愧本又作媿同九位反女音汝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

言時靡有爭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

合無所爭也。奏如字詩作驥子公反假古雅反爭爭鬪之爭注同大平音泰是故君子不賞

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

百辟其刑之不顯言顯也辟君也此頌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鈇方

于反又音斧鉞音越辟音壁注同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為嚴厲之

色以威疏仲尼至以色。正義曰此一節明子思申明夫

我也有聖德無其位也今各隨文解之。仲尼祖述堯舜者祖始也言仲尼祖述始行堯舜之道也。憲章文武者。憲法也

章明也言夫子法明文武之德。上律天時者律述也言夫

子上則述行天時以與言陰陽時候也。下襲水土者襲因

也下則因襲諸侯之事水土所在此言子思贊揚聖祖之德

以仲尼修春秋而有此等之事也。注吾志至之異。正義

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者孝經緯文二經固足以明之者

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經云二經固足以明之者

此是鄭語言春秋孝經足以顯明先祖述憲章之事云孔子

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者則下文所引公羊傳云君子樂

道堯舜之道與是也云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者則下文引

公羊云王者孰謂謂文王是也云春秋傳曰至堯舜之知君

子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祖述堯舜之事君子曷

為為春秋曷何也君子謂孔子傳曰孔子何為作春秋云撥

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者此傳之文答孔子為春秋之意

子孔子也言孔子樂欲論道堯舜之道與也云末不亦樂乎
堯舜之知君子也者末謂終未謂孔子未聖漢之初豈不亦
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案何休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
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
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漢當秦
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是其事也云又曰是子也繼文王
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者此文
九年公羊傳文八年天王崩謂周襄王也九年春毛伯來求
金傳云是子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
求故譏之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
之王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
服事殷謂在喪之內無合求金之法度今遣毛伯來求金是
無求而求也故書以譏之彼傳云是子俗本云子是者誤也
云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隱元年公羊傳文案傳云元
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王同警文王可知也
云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制春秋之
義以俟後聖何休云待聖漢之王以為法也云述天時謂編
年四時具也案合成圖云皇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元命包云
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為正王
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

也。五始者元年一也春二也王三也正月四也公即位五
也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即當堯典
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之類是也春秋獲
麟則當益稷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是也此皆祖述堯舜之事
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及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
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
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
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
登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意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
其公羊穀梁之義各為曲說今畧而不取也云襲因也因水
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若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
屬是也。譬如至大也。此明孔子之德與天地日月相
與天子諸侯德化無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者言孔子所
作春秋若以諸侯小德言之如川水之流浸潤萌芽若以天
子大德言之則仁愛敦厚化生萬物也。此天地之所以為
大也。言夫子之德比並天地所以為大不可測也。唯天至
別也。此又申明夫子之德聰明寬裕足以容養天下傷其
有聖德而無位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言夫子寬弘
性善溫克和柔足以包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發起

也執猶斷也言孔子發起志意堅強剛毅足以斷決事物也
○溥博至配天○此節更申明夫子蘊蓄聖德俟時而出日
月所照之處無不尊仰○溥博淵泉者溥謂無不周徧博謂
所及廣遠以其浸潤之澤如似淵泉溥大也既思慮深重非
得其時不出政教必以俟時而出○溥博如天之流○夫焉有所
不覆幬○淵泉如淵言潤澤深厚如川水之流○夫子無所偏
倚而仁德自然盛大也倚謂偏有所倚近言夫子之德普被
於人何有獨倚近於一人言不特有偏頗也○肫肫其仁肫
肫懇誠之貌仁謂施惠仁厚言又能肫肫然懇誠行此仁厚
爾○淵淵其淵淵水深之貌也言夫子之德淵淵然若水之
深也○浩浩其天言夫子之德浩浩盛大其若如天也○注
肫肫讀如誨爾肫肫之肫○正義曰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
之詩言詩人誨爾厲王肫肫然懇誠不已厲王聽我藐藐然
而不入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者上經
論夫子之德犬如天此經論唯至聖乃知夫子之德苟誠也
固堅固也言帝誠不堅固聰明睿聖通知曉達天德者其誰
能識知夫子之德故注引公羊傳云堯舜之知君子者言有
堯舜之德乃知夫子之德故注引公羊傳云堯舜之知君子者
文之著也以前經論夫子之德難知故此經因明君子小人

隱顯不同之事此詩衛風碩人之篇美莊姜之詩言莊姜初
嫁在塗衣著錦衣為其文之大著尚著禪綱加於錦衣之上
綱禪也以單縠為衣尚以覆錦衣也案詩本文云衣錦褻衣
此云尚綱者斷截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褻裳又與定本不
同者記人欲明君子謙退惡其文之彰著故引詩以結之○
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者章明也言君子以其道德深遠
謙退初視未見故曰闇然其後明著故曰日章明也○小人
道的然而日亡者若小人好自矜大故初視時的然以其才
藝淺近後無所取故曰日益亡○君子至德矣○此一經明
君子之道察微知著故能入德○淡而不厭者言不媚悅於
人初似淡薄久而愈敬無惡可厭也○簡而文者性無嗜慾
故簡靜才藝明辨故有文也○溫而理氣性和潤故溫也正
直不違故修理也○之遠之近○言欲知遠處必先之適於
近乃後及遠知風之自謂謂所從來處言見目前之風則知
之適所從來處故鄭注云睹末察本遠是近之末風是所
空候五字從來之末也知微之顯此初時所微之事久乃適
於顯明微是初端顯是縱緒故鄭注云探端知緒○可與入
德矣○言君子或探末以知本或睹本而知末察微知著終
始皆知故可以入聖人之德矣○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此明君子其身雖隱其德昭著所引者小雅正月之篇刺幽

王之詩詩之本文以幽玉無道喻賢人君子雖隱其身德亦甚明著不能免禍害猶如魚伏於水亦甚著見被人採捕記亦甚彰矣。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者疾病也言君子雖不遇世內自省身不有愆病則亦不損害於己志言守志彌堅固也。注孔甚也。正義曰爾雅釋言文。君子至屋漏。○此明君子之閒居獨處不敢為非故云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意稱王朝小人不敬鬼神瞻視女在廟堂之中猶尚不愧畏於屋漏之神記者引之斷章取義言君子之人在室之中屋漏雖無人之處不敢為非猶愧懼于屋漏之神况有人之處君子愧懼可知也言君子雖獨居常能恭敬。注言君至人乎。正義曰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者隱居謂在室獨居猶不愧畏無人之處又常能恭敬是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云西北隅謂之屋漏者爾雅釋宮文以戶明漏照其處故稱屋漏屋漏非有人者言人之所居多近於戶屋漏深邃之處非人所居故云無有人也云况有人乎者言無人之處尚不愧之况有人之處不愧之可知也言君子無問有人無人恒能畏懼也。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以君子敬懼如是故不動而民敬

之不言而民信之。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商頌烈祖之篇美成湯之詩詩本文云駿假無言此云奏假者與詩反異也假大也言祭成湯之時奏此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無有誼譁之言所以然者時既太平無有爭訟之事故無言也引證君子不言而民信。注假大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周頌烈文之篇美文王之德不顯乎文王之德言其顯矣以道德顯著故天下百辟諸侯皆刑法之引之者證君子之德猶若文王其德顯明在外明衆人皆刑法之。注辟君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之詩予我也懷歸也言天謂文王曰我歸就爾之明德所以歸之者以文王不大作音聲以為嚴厲之色故歸之記者引之證君子亦不作大音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以為嚴厲之色與文王同也。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輿如毛。輿輕也言化民常以德德之易反輿音酉一音由。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倫猶比也載讀曰裁謂生物也言毛雖輕尚有所比至矣。倫猶比也載讀曰裁謂生物也言毛雖輕尚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

反輿音酉一音由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載
依注讀曰裁音災牛也詩音再此必覆反下同或音毗志反
又必利反皆非也重
直勇反又直容反
大聲以色引夫子舊語聲色之事以接之言化民之法當以
德為本不用聲色以化民也若用聲色化民是其末事故云
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者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
詩輶輕也言用德化民舉行甚易其輕如毛也。毛猶有倫
倫比也既引詩文德輶如毛又言德之至極本自無體何直
如毛毛雖細物猶有形體可比並故云毛猶有倫也。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載生也言天之生物無音聲無臭氣寂
然無象而物自生言聖人用德化民亦無音聲亦無臭氣而
人自化是聖人之德至極與天地同此二句是大雅文王之
詩美文王之德不言詩云者孔子略而不言直取詩之文爾
此亦斷章取義。注載讀至後善。正義曰案文以載為事
此讀為裁者言其生物故讀載為裁也云毛雖輕尚有所比
則有重言毛雖輕物尚有形體以他物來比有可比之形則
是有重毛在虛中猶得隊下是有重也云化民之德清明如
淵淵淵浩浩則上文淵
淵其淵浩浩其天是也

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三

禮記注疏卷五十三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中庸

在下位不獲乎上節

在下至身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不順乎親則不信乎朋友矣者 閩監本同毛本則字脫

誠者天之道也節

誠者至者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若天之性有殺信著四時 惠棟按宋本作有生殺此本
殺作自然 生字脫作有殺閩監毛本有

大至至誠 補案至字誤重

自誠明謂之性節

自誠至誠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說學而至誠 惠棟按宋本作說學此本說學二字關

教習使然故云謂之教 惠棟按宋本作使然此本使然

則能有明德 惠棟按宋本作有明此本有明二字關

由身聰明習學 惠棟按宋本作習此本習字關

其次致曲節

其次至能化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能盡其次性 補案次字疑衍

由次誠彰露 閩監本同毛本次誤此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節

必有妖孽 閩本同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

同釋文亦作孽惠棟按宋本孽作孽宋監本岳本

前亦先知 補明監本作前亦先也不誤

至誠至如神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文說禎祥者 閩監本同毛本文誤又

案周語云幽王二年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本二改三

誠者自成也節 惠棟按云誠者節宋本分誠者物之

終始至誠之為貴為一節誠者非自

成已至外內之道也為一節故時措之宜至高明為

一節博厚至生物不測為一節天地之道合下今夫

天節為一節

有道藝所以自道達

閩本惠棟校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上道誤造

可壹言而盡也

惠棟校宋本石經同南宋石經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壹作一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壹

誠者至久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則仁義禮知信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知作智

皆猶至誠而為德

閩監毛本同浦鐘云猶當由字誤

又須行之長久

惠棟校宋本作長衛氏集說同此本長作悠閩監毛本同

可壹言而盡也者

惠棟校宋本壹字同閩監毛本壹作一宋本有者字此本者誤。閩監毛

本同

今夫天節

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

惠棟校宋本宋監本石經南宋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考文引古本

足利本並同閩監毛本厚誤大

振河海而不洩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洩作泄

龍鼉鮫龍魚鼈生焉

石經南宋石經岳本宋監本同閩監毛本鮫作蛟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

宋本亦作鮫釋文出鮫龍云本又作蛟毛本鼈誤鱉

本由撮土

惠棟校宋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由作起

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

惠棟校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閩監毛本從誤由皆合少成多自誤言天地山川積孫志祖按云困學紀聞合少成多出中庸注閩若璩云無此語蓋未見宋本也

為至誠者以如此乎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以作亦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本耿耿小
明也振猶收也九字闕

惟天之命

惠棟按宋本石經南宋石經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惟作維衛氏集說同按詩考列之詩

異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並作惟天疏並放此

天所以爲天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毛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本五字闕

如天地山川之云也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本地山川之云

也六字闕

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順作慎嘉靖本同考

文云宋板無成字岳本亦無成字順字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亦作慎釋文出慎德云一本又作順孫志祖按云按易升卦巽下坤上順德坤德也作慎則於卦義不切詩應侯順德鄭箋亦引易曰君子以順德可証康成本作順矣

積小以成高大今易本無成字

今夫至不已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明至誠不已則能從微至著從小至大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能從

微至著誤聖人至誠亦

昭昭狹小之貌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狹小之貌四字闕

故云昭昭之多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之多二字作三空闕

言土之初時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土作地

言多少唯一撮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多少唯一四字闕

載五嶽而不重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作載華嶽而不重

此以下皆言爲之不已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爲之誤至誠

清濁二氣為天地分而成一體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天地分而四字闕

水或衆流而成大是從微至著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成大是從誤聚為深

自

○注易曰君子慎德

毛本同閩監本注字闕

大哉聖人之道節

育生也峻高大也

毛本岳本衛氏集說宋監本惠棟按宋本嘉靖本同閩監本也峻高大也五字

闕

待其人然後行

石經南宋石經岳本宋監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然作而石經考文提要云按

禮記集說曲禮篇引呂大臨說仲尼燕居篇引方慤說此篇引楊時譚維寅晏光說俱作然後行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然後

言為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也

惠棟按宋本毛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本言為

成也四字存餘九字並闕

此一節明聖人之道高大苟非至德其道不成

惠棟按宋本同

閩監本闕人之道高大苟非至德其十字說衍十二空闕毛本人字有衍十一空闕

天下洋洋然育生也峻高也言聖人之道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然

字說監毛本闕下洋洋然育生也峻高也言聖十二字止空十一闕闕本聖字有空十闕

上極于天○優優大哉優優寬裕之貌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本闕天○

優優大哉優優寬裕十字衍十一空闕毛本天字有空十闕

禮儀三百者周禮有三百六十官言三百者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

毛本闕三百者周禮有三百六十官十一字此本上者字闕

威儀三千者卽儀禮行事之威儀儀禮惠棟按宋本同
者卽儀禮行事之威儀九字衍十字闕

○待其人然後行者言三百三千之禮惠棟按宋本同
其人然後行者言三百十字闕

然後施行其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惠棟按
宋本同
闕閩監毛本闕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十字衍十一空

今夫子既言三百三千待其賢人惠棟按宋本同閩監
百三千待其賢十一字毛本闕夫子既言三

苟誠也不非也苟誠非至德之人則聖人至極之道不
可成也俗本不作非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闕
一字○又惠棟按宋本此下標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終記云凡三十七頁

故君子尊德性節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表記子
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節止為第
六十一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一

學誠者也廣大猶博厚也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
厚也七字闕
集說同閩監毛本也廣大猶博

故君至崇禮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經明君子欲行聖人之道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
之九字闕
本經明君子欲行聖人

前經明聖人性之至誠此經明賢人學而至誠也惠棟
按宋
本同閩監毛本前字空闕又闕誠此經明賢人學而至
誠十字

賢人尊敬此聖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誠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
尊敬此聖人道德之性自十一字闕

言賢人行道由於問學謂勤學乃致至誠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
毛本行道由於問學謂勤學乃十字闕

言無微不盡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無微二字闕

言賢人由學極盡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學極二字闕

子曰吾說夏禮節

子曰至者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雖善不尊不信閩本明監本毛本不信上重不尊二字此本誤脫

雖有善行而不尊不尊敬於君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脫下不尊二字

伐原示民以信之類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類下有是字

亦堪俟待後世之聖人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世字不重

云聖人則之百世同道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下有者字

未常有不行如此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常作嘗

仲尼祖述堯舜節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辟作譬石經同南宋石
經下辟如同

為能聰明睿知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睿作叡南宋石經同岳本同釋文出明叡

施及蠻貊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蠻貊云本又作貊。按貉正字貊俗字

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各本同石經亦作綸釋文出能經論云本又作綸

安有所倚惠棟按宋本如此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誤作安無所以閩監毛本倚字同有誤無

故人人自以被德尤厚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故字宋監本嘉靖本同岳本故作而

讀如誨爾恇恇之恇恇恇恇誠貌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考文引宋板古本恇字不重段玉裁云如當作爲宋監本少一恇字非也

可與入德矣閩監本同石經南宋石經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與誤以考文引宋板亦作與

言聖人雖隱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居作適嘉靖本同宋監本岳本作適考文引足利本同釋文出隱遯云本又作適

君子所不可及者石經南宋石經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所上有之字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

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無之字

祝女在室獨居者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嘉靖本者作耳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

此頌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頌作顯恐非

謂諸侯法之也惠棟按宋本有謂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謂字脫閩

監毛本同

詩云予懷明德惠棟按宋本作云石經同南宋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云作曰嘉靖本同閩監

毛本同

仲尼至以色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夫子法明文武之德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法作發按此承上憲法也章明也憲

章猶法明故此言法明文武之德三本改法爲發失其義也

譽文王可知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譽作舉

上經論夫子之德大如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天上有深字

詩曰衣錦尚褻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褻作網

風是所從來之末也此本所下空闕五字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空處補從來之末也

五字按五字復衍各本刪去是也

被人採捕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採作探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節

人無聞其聲音亦無知其臭氣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亦作者岳本嘉靖本

同

子曰至至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尚有所比則有重惠棟按宋本重有所比三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

毛在虛中猶得隊下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隊作墜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三宋監本禮記卷第十六經三千五百九十三字注三千七百三十一字嘉靖本同

禮記注疏卷五十三校勘記

